

1008

姜堰古镇风情录

茅家清敬题



2H164/33

序

《姜堰古镇风情录》以生动的事实，翔实的资料，记叙了姜堰旧时粮行、堆栈、当铺、钱庄、油坊、糖坊、猪行、木行、船行等各个行业的起落兴衰，描述了古镇的市井风光、乡俗民情。在这里，有供乡绅巨贾寻欢作乐的茶楼酒肆，也有平民百姓喜爱的各式风味小吃；有大量远销外埠的麦、豆、稻、谷、肥猪，也有诸如珠兰花茶、酥饼、薄脆之类的名特产品。从当时的人文景观、艺人生涯、医人轶事中，可以领略各阶层市民的精神风貌，在众多脚班、车夫、船民身上，又可体味下层市民生活的辛酸。

“风情录”从多侧面、多层次再现了古镇的社会风貌。是紧贴我们身边的一部历史。当今一代青年，可以从身边的历史中“温故知新”，深切感受新社会的幸福生活；饱经沧桑的老一辈，缅怀往事，酸甜苦辣，则别有一番滋味。而对那些少小离家的海外游子来说，可谓往事烟云，晃如隔世，必将使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情波澜迭起，激起对故土更深的热恋。

历史是面镜子，值得今人借鉴。原来鲜为人知的姜堰衍变为经济繁荣的苏北名镇，恐非完全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洪武赶流”以及后来的所谓“洪杨之乱”，固然给黎民带来了颠沛流离之苦，可也给姜堰的繁荣注进了新的血液。苏州乡民以苏南人特有的精明在姜堰发迹，给经济繁荣带来勃勃生机；安徽的茶商、酒师傅又在姜堰传播了制茶、酿酒的传统工艺；偏

远乡居的中医世家、走方郎中悬壶姜堰，开始了杏林生涯；无锡、上海的厂商店铺，则沟通了城乡交流的渠道……。正是这些人才、技术的交流，经济的横向联系，改变了姜堰地区的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面貌。认真吸取历史经验，必将更加坚定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

改革开放，在于吸取外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但切不可妄自菲薄。王三元客户至上的企业信誉，洪义泰和精益求精的制茶工艺、大德馆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茶馆浴室殷勤周到的服务，王郁哉重视人才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及中医界高尚的医德医风等等，没有一项属于洋人的“舶来品”。改革开放，更需要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助人为乐，急公好义、救死扶伤等传统美德，善良、淳厚、质朴的民情习俗，要发扬光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骄奢淫逸等剥削阶级本性，以及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俗，则必须坚决地加以摒弃，而决不能任其死灰复燃。总结历史经验，必将进一步激发我们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四化的步子走得更加踏实。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我们脚下的实际。回顾历史，着眼未来；但愿“风情录”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过去，以便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好地设计和开创未来。

杨震甲



目 录

序.....	1
姜堰·罗塘·三水.....	1
粮 行.....	4
洪义泰和茶号.....	20
钱 庄.....	30
萃丰堆栈.....	40
巨商首富“王三元”	50
 猪 行.....	65
木 行.....	71
竹厂、竹行.....	77
糠草行.....	80
八 鲜 行.....	83
小 人 行.....	87
 棉 布 业.....	90
印 刷 业.....	96
丝 线 店.....	101
中药店铺.....	105
济生药房.....	118

爆竹店	127
瓷器店	134
成衣铺	140
香 店	143
饭店、茶馆	146
烧饼店	151
仁裕隆熏烧店	155
姜堰风味小吃	159
稻香村的薄脆	163
马元盛的脆饼	166
有余斋的馓子	167
刀 面	169
炒 炒 米	172
茶水炉子	176
理发业风俗	180
澡 堂 子	184
纸 坊	194
皮 坊	205
糟 坊	210
糖 坊	215
学 堂	217
几个民间文学社团	231
左二指——邹康	239
照相业	243
医人轶事	245

脚 班	256
帮船、快船	266
民信局	277
轿 夫	280
黄包车	288
小 车 行	292
船 行	295
猪 船	300
 粥 厂	305
育婴堂	309
因 利 局	312
消防三会	314
 男婚女嫁	318
生儿育女	324
鞋 匠	336
上梁的习俗	338
祠 堂	344
庙俗与民情	348
 青 苗 会	360
斗 蟋 蟀	379
船户陋习	383
船户的禁忌	386
 兵荒马乱	391
街巷寻踪	414

泰县道情	423
围棋国手——黄龙士	425
三水邮票社	431
收粪、收灰	432
乞丐	436
勇敢队（歌曲）	447
后记	451

附：小资料14篇；诗词选 6 篇。



姜堰·罗塘·三水

王家驯 胡曦雯 王雨山搜集整理

在江苏中部的江(都)海(安)公路这条国道线上,有一块两点六平方公里的宝地。这就是早为人们瞩目的姜堰镇。

这方宝地经历了多少人间沧桑,谁也说不清楚。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镇北郊天目山商周遗址及坝口附近陆续出土的几何纹陶器残片、龙背铜削、灰陶豆、角骨亚化石、彩陶球,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它告诉我们:至少在五六千年前,原始社会末期,这里就有了我们祖先的足迹。

对于“姜堰”这个名字,众说不一,称“三水”者有之,称“罗塘”者亦有之。它究竟何时取名,乳名什么,学名何称,或另有雅号,至今仍是梓里乡亲,茶余酒后乐意闲聊的话题。就这个话题,我们倒想攀几段山海经。

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姜堰这个宝号,最早出现在北宋泰州军的境内。“军”的范围,西至海陵(泰

州》，东至如皋，北至临泽（高邮），南至孤山（靖江），约有五六十个县的区域。境内标出的地名只有十五六个，姜堰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地方史志记载，北宋年间，泰州富商姜仁惠，有田产若干，在州治东天目山附近。当时，大水为患，姜氏父子，出钱出力，率领民众，筑堰抗洪，保护农田，因此得名。到了北宋嘉祐二年至宣和二年的六十四年中，又因大水，两次迁移堰址，最后迁姜堰（堰）至罗塘港，近运河口。上坝、下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现在的人常常把“堰”写成“埝”。其实，这两个字不但读音不同，含义也不一样。前者读“宴”，后者读“念”。“堰”是较低的挡水并能溢流的建筑物，它横截河流，用以抬高水位，既便于引水灌溉，又有利航运；而“埝”，与堤的作用相同，只起挡水作用。姜堰这个乳名，一直沿用到现在。只是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文人在“堰”字上玩了一些噱头。如吴嘉纪有诗云：“蛮子庄前挂席归，姜家堰上月辉辉。”在姜堰两字中间添了一个“家”字，是一种习惯的口语称呼。就如称王庄为王家庄一样。清康熙年间，内阁中书孙枝蔚，路过姜堰，即兴吟诗。他在题目中写道：“辛亥冬雪中系舟‘堰上’……”，也有称“堰口”的。这些都是骚人墨客，玩的文字游戏。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风雅。

称“三水”或“罗塘”也并非没有根据。《宣统泰州志》载：“姜堰明初为三水镇。”《姜堰乡土志》中记述比较详细：“姜堰古名三水，以江、淮、湖水皆会于此故名。”“罗塘”一名，来自罗塘港。《崇祯泰州志》中说：“罗塘港——州治东四十五里，今姜堰河是。”八十年代，姜堰镇南街，曾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有“罗塘古镇”四个大字，立碑年代为道光十六年。“三

水”也好，“罗塘”也罢，最古老的名字还是“姜堰”。

姜堰以人烟稠密、开店设铺的集镇步入社会，始於明代，清末民初才以它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吸引了日益众多的商贾。安徽、湖北、苏南等地的企业家们，纷至沓来，显露陶朱身手。这个普通的农村集镇，也以它的日益繁荣一跃而为苏北名镇。现在所谓的“发展横向联系”，早在百十年前的姜堰就开始了。

民国初年，安源煤矿的开创者之一李寿铨曾来姜堰镇盘桓数日。他在一首诗中高兴地说：“我今临此地，阡陌畅东西”。这时的姜堰镇已是车水马龙、商旅云集的粮油集散中心，镇也改称市了。

姜堰是一块金子。人们赞美她：

“苏北平原广，姜堰风光美，
河川交流，船帆来回，”
而敌人却百般地糟蹋她，
“自由的乡镇，成了反共摩擦的大营垒，
.....”

反共顽固派垂涎三尺，一心要当姜堰的霸主。但是，姜堰毕竟是人民的姜堰，人民不答应。从1940年到1948年的八年中，新四军、解放军先后发动了“姜堰战斗”、“姜堰保卫战”、“一打萃丰”、“二打萃丰”等战斗，姜堰这块宝地上洒遍了人民子弟兵的鲜血，终于在1948年冬回到人民的手中。

姜堰儿女们，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宝地上，让我们注入更深的情爱，浇灌更多的心血和汗水，使它焕发出更加壮丽的青春。

题图：陈琳



粮 行

巫駿良 整理

王家馴 改編

清末民初，随着姜堰粮食市场的繁荣兴盛，大大小小的粮行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上行、下行、小车行、里河行，遍布于上坝下坝、东桥西桥的河边码头。每当新谷登场之际，里下河的粮船挤满了下坝河，从新桥口到天目山，接成二三里的长龙；在上坝的盐运河（即通扬运河）上，也排满了大大小小满载小麦、稻米的关驳，源源不断地驶向四面八方。天刚黎明，粮船上的灯笼就如点点星火，随着船只进出档的吆喝声，各个粮行就开始签样看货，准备开舱过秤了；迎桥轩等茶馆酒肆早已高朋满座，讨价还价，定货成交，一片喧嚣。街道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箩担挑夫的号子声，独轮车的吱吱昂昂声不绝于耳，乃至一些街口巷道常常为之堵塞。那时的

姜堰，真可谓“万商云集，百谷汇聚”之地。据县志记载，“姜堰是著名陆陈码头，是全县陆陈贸易之枢纽”，“盐城衣庄，姜堰粮行，海安烟酒，尤具特色”。据调查，最高年分各家粮行成交稻麦达二百二十万石之多。黄德昌一家一年卖过二十四万担粮食，李祥和粮行一年卖过三十六万担小麦。

粮行的形成和发展

姜堰粮行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简单说来：一是姜堰背靠里下河粮仓。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盛产稻麦，加之人少地多，粮食资源丰富，向有“卖不尽的西北，买不尽的东南”之说。这是形成姜堰粮食市场的物质基础。二是有宽广的粮食销售市场。姜堰南部属通南高沙杂谷区，以“猪、油、酒”为其经济结构，民食、猪饲主要来自里下河，往东南为南通棉区，姜堰的稻米又成了棉区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随着粮食工业的发展，京沪各大城市对粮食原料的需求量愈来愈大。姜堰的粮食市场对这些粮食工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三是姜堰地扼水陆交通要冲，是粮食购销两便的中间地带。下坝河紧连里下河水网，船运发达；上坝河又在通扬河（运盐河）中段，不仅货运畅通，且东西往来便捷。去东市（即棉区）粮船，可今发明至；往江南水路仅百里之遥，可直达长江口岸与货轮衔接。往南陆路还有宽阔平坦牛车道，便于独轮车运送。上海福新面粉厂曾直达高邮粮区采购，但终因从高邮至十二圩水路遥远，费时费资，而改道姜堰。

随着粮食市场的兴盛，作为买卖双方的中间媒介，即代客买卖的粮行就应运而生。早在光绪二十年左右，下坝就有了刘容大、杜裕和、蔡春盛、王咸吉四家粮行，称下行。当时清政府规定，开行要向商部捐部贴，一般人不易办到，因而粮行不多。捐到部贴的行家如喜从天降，焚香秉烛，供奉行礼，并大宴亲朋。刘容大行老板曾捐过功名，可见官不下跪，也不用挨板子，是最早的一家粮行。在这四家之后，又陆续开了黄德昌、慎记等几家下行。光绪后期，随着粮食市场的逐渐兴旺，上坝及东西桥河南陆续开设了李祥和、李祥泰、李祥元、刘万昌、黄义栈、宫义兴、朱万泰、曹永康、秦春记、李伏成、钱大兴、张益大、宫和泰等粮行，主要为东市（棉区）和南市（旱谷地区）客商代购粮食和油饼，称上行和小车行（以独轮车为主要运输工具）。此时，下行成立了同业公所，公推黄野桥、杜复卿驻所办公。宣统三年，公所吁请商会会同南通张謇，出资深挖姜（堰）海（安）官河，继于民国三年会同泰州、海安疏浚了运盐河，改善了粮食航运条件，进一步吸引了外地厂商。率先进入姜堰粮食市场的是南通的复兴、上海的福兴、阜丰等大面粉厂。随之，各地面粉厂、粮号也纷纷涌向姜堰设庄采购小麦。计有上海的华丰、中大、立大，无锡的久丰、茂新，常州的恒丰，镇江的贻成，南京的大同、有恒以及宁波的大丰，高邮的裕亨，天津的寿丰以及扬州、泰来等面粉厂，还有上海的万兴豫、仁成、慎昌等粮号。其中除天津、宁波等地因距离太远撤出外，其余都把姜堰作为采购小麦的主要市场。上海的华丰厂，万兴豫、成仁粮号，还聘用了熟悉粮食业务的姜堰人（如：巫仲容、巫季安、黄耀南、钱尔康、丁美哉、黄

仁安等)为“庄客”，长期驻姜采购；福新、阜丰及南通的复新等厂还在姜自建堆栈储存。

随着客商云集，姜堰的粮行业迅猛发展起来。分布如下：

上行。计有李祥和、李祥泰、李祥元、黄义栈、刘万昌、曹永康、丁复盛、钱明记、宫和泰九家，号称“九家机器行，八仙与聋王(李祥元业主是个聋子)”，都设在上坝，为厂商代购小麦。每个行约有十几至三十名职工。民国十五年前后，又增设刘元丰、钱泰来、永聚等粮行。

下行。民国初年，废除了清代领部贴的规定，改向地方政府领取牙照，为行主提供了方便，下行迅速增加。下坝河西岸先后开设了刘元昌、杜隆元、张锡记、李锡丰、刘雨记、赵荣兴、刘大兴等三十多家粮行，每行数名至二十名职工不等。由于粮行资金可多可少，加之贸易兴旺，所以有些人又单独或合股，在河边租几间屋，置点巴斗、斛子、秤等用具，有的甚至连牙照也不领，又开了二十多家粮行。还有些人联系了部分客商，就与某行挂钩，以某行的名义代客收购粮食，收益与行家分成，称为“挂帮”。此后下行有增无减，最多时有八十多户。

小车行。分布于上坝和东西桥河南，主要是为南乡农户或小车商贩买卖杂粮、油饼。清末民初有三十户左右，后发展至六十户。因买户多以独轮车为运输工具，且规模不大，职工人数很少，最大的也只十多名，故名小车行。

里河行。主要是为东市一带(不过江的)客商代购稻、米、杂粮和乌豆等。当时，姜堰南乡盛产乌豆，出油率

高，深受南通等地油坊欢迎。东市客商来采购粮食，同时带南通土布来销售，两头得利。特别是以后物价不稳，这种交换更为普遍。里河行计有黄森记、黄金记、黄玉记、黄芳记、秦春记及后来的刘恒大几家。其中较大的行有二十多名职工。

粮食经纪人。约二十多人，称“代买”。又有“油水代买”、“小麦代买”、“稻米代买”等。他们与上行雇工性质的代买不同，而是以此为职业的粮食掮客，主要为本地油、米、磨、糟等作坊或小粮行、米店代买代卖，按量计酬。

附带说一说，与粮行同时兴起的堆栈行业。因为姜堰是苏北较大的粮食集散地，吞吐量很大。但限于当时的运输能力，大批粮食需要储存保管。姜堰只有少数粮行有堆栈储存，且储量有限，所以，堆栈行业也相应发展起来。清末，姜堰已有堆栈行业。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振兴中华，挽回权利”的口号风靡一时，一些官僚、封建阶级开始向资本转化。像南通状元张謇的女婿侯某、省财政厅长李耆卿、镇江富商严某等都赶来姜堰经营堆栈业务。到了民国初年，姜堰的堆栈就有南翕成、北翕成、刘恒益、通储、萃丰、严正大、南泰来、北泰来、泰丰等十二家，以后又增加了茂恒、恒达公、刘元丰等几家。堆栈承担粮食储存保管业务，方便了粮商的贸易经营，又进一步促进了粮食市场的繁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规模最大的萃丰堆栈在姜堰首开押栈业务，为粮商囤粮投机提供了设备和资金便利。任何客户或个人的粮食进栈，只要交粮食成本的30%作押金（后改为每担一元），结算时还本付息。其余70%的资金由栈房凭栈票向钱庄领取押款代垫。这样，厂商钱少也可多

买粮。当时的规律是新货场粮价低，枯货场粮价高。有些粮商就在新麦场囤麦卖稻，新稻场再囤稻卖麦，如此循环。有了五百元就能买个摺子（500担），从而获得暴利。卖客见市场粮价不高，亦可上押栈，待价而沽。押栈业务还吸引了一些殷实富户和大批社会游资，用来囤粮待沽（称为做小货的），使囤粮之风日盛。民国十六年古历三月二十一日，五省联军约三师一旅之众进驻姜堰，他们的长官看到堆栈的粮食堆积如山，说就“我们驻姜堰三年也吃不了”。

银行的经营和竞争

银行，历史上原名陆陈（小豆、蚕豆、菜籽、蒜头、靛蓝、红花）行。以后颜料进口，靛蓝、红花没销路，就改称陆陈粮行或粮行，凡属粮食，均可代客买卖。如兼营油、饼、花布，在领取牙照时须载明，方为合法。

因为是代客买卖，所以银行並不要多大资本，但必须备有一定的仓储设备和用具。其中的主要用具是衡器和量器。当时，度量衡制不统一，各地各个行业都不一致。量器有铜斛、佰斛、市斛。每石十斛，每斛二斗五升，四斛为一石。最初用铜斛；民国十年前改用佰斛，为铜斛的九五折；后改用市斛，又小于佰斛。每石米150斤，买卖小麦，先是斛打，后改秤称。秤有姜秤、市秤和磅秤。清咸丰年开始就用姜秤（称“苏砝”秤，每斤合曹砝十四两六钱）。大麦、红粱每石姜秤120斤（合市秤128斤）；小麦每石姜秤170斤（合市秤181.5）合磅秤二百磅；磅秤，每磅合0.9072斤。以后改用市秤，每石粮斤重不变。

粮行视业务情况雇用职工，工资待遇则按等级不同各有差异。徒工每人每月只给一至二千文零用钱；小中班（徒工刚满师的）月薪五至八斗米；总帐、收货、二门市（洽谈生意的）月薪一石五斗米左右；代买、大门市（高于二门市）月薪两石米以上。职工饭食由粮行负责供应，每月初二、十六有荤菜。工时也无规定，从早到晚干完工作为止，大忙时长达十六小时。职工进门要有荐有保，“走失拐带，保人负责”，“天年不测，与行无涉”，“有病自医，丧失劳动力则辞退”。每年年底，行主给职工“辞年”（招待一餐），结算工资与往来手续，表示一年终了，来年再议。有些行、栈正月初五请酒，决定职工去留。凡被邀入上座的则表示辞退。因此职工们都惶惶不安。被邀上座的哪有心思吃酒，离席哭泣的亦有。因为粮行业务有较强的季节性，有些行主从节省开支出发，采取提前“辞年”的办法，实行精简。第二年端午（进入忙场）再雇来复工。这些被精简的工人是半年辛苦半年“闲”。

除相对固定的职工外，粮行还雇佣一些季节性的专业技术工。一是脚帐。这是专给卸粮的挑夫记帐付力资的。忙时一天有几百名挑夫，而且许多不认识。脚帐要记住这几百人的姓名、面孔，发现差错能从几百人中找出来，必须有很强的记忆力。二是斛工。打斛计量本不十分准确。有技术的斛工就会在打斛时做手脚：为卖方出斛时，是“美人脸”、“菊花心”，中间能放只大盘子，虽斤量不足，买方也满意。买方要他复斛，他能在斛上露个尖儿，让买方高兴。这样两头讨好，双方都要酬谢。据说：国民十年前，丁大丰在溱潼收购小麦，一年时间就多了一个囤子的升溢（500担）。被驻溱潼的